

豫东抗战风云

■寒松

第二十四回 小姐受聘故知重逢 夫妻进城冤家路窄

刘敬皇坐在办公室里，喝着茶水想着心事。妹妹柳丽娟与吴春梅为了寻仇来到商丘，多亏了井勇少佐，兄妹才能相认。一个月来，仇已经报了，可如果在这里长期住下去，免不了与言川玉洁发生矛盾冲突，一旦此事泄露，那就麻烦了。况且柳丽娟已怀有身孕，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？作为兄长，也不好意思追问。正在这时，柳丽娟进来了。

刘敬皇给妹妹倒了杯茶，说：“哥哥工作忙，没时间照顾你，在这里住着还习惯吗？”

柳丽娟说：“我在这里一个月来，心事已平，感到很轻松，衣食住行有文才照顾着，还有春梅在我身边，不需哥哥劳神挂心，今天我想请哥哥为我办件事。”

刘敬皇说：“你让哥哥给你办什么事？尽管说。”

柳丽娟说：“春梅准备与康茂才的儿子康连德结婚，她与我患难到此，况且我又是她的长辈，结婚之时，我想给春梅做件结婚旗袍，几十块钱就够了。”

刘敬皇说：“这是个好事，一会儿我让文才给你送去二百块钱，你看着办。不过哥哥想问问你，你自己的事情如何处理呀？”

柳丽娟一听哥哥问她自己的事情，想着可能是问自己肚里的孩子，脸瞬间红了，低下头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哥，我一直不好意思跟你说，我被言川小二糟蹋过，包括春梅，肚里的孩子我不会生下来的。”

刘敬皇一听妹妹肚里的孩子是言川小二的，心里说不出是个啥滋味，问柳丽娟：“以后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柳丽娟说：“康连德有个中学老师叫郑坤，是商丘中学的教导主任，同意聘任我担任语文教师。”

刘敬皇说：“工作挺不错，你能担当起来吗？”

柳丽娟说：“我在上海师范学院学的就是古典文学，教书是我的强项。今天我找你，是想让你给我开个介绍信。”

刘敬皇说：“介绍信不用拿了，明天中午我亲自送你过去。”

次日，刘敬皇带着康连德和柳丽娟到了商丘中学。郑坤从主任办公室出来迎接，一眼瞅见柳丽娟，心里一愣，揉揉眼，仔细看了看，慌忙走上前去，也没顾及接刘敬皇，伸手拉着柳丽娟说：“这不是柳梅妹妹吗？”

柳丽娟也激动地说：“东亚哥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心里一阵惊喜。

郑坤与刘敬皇握手，把他们让到办公室，康连德慌忙给大家倒茶。

刘敬皇坐下来问：“郑主任，原来你与丽娟认识呀？”

郑坤激动地说：“何止是认识呀，在天津市我们两家是邻居，我比柳梅大一岁，童年就在一起玩耍，后来在一个学校里同学六年。”

“这就是缘分，你俩既然是同学，丽娟在

这里我也放心啦。”刘敬皇说完从公文包里掏出介绍信递给郑坤，“这是学校里要的介绍信。以后郑主任有需要我的时候，请打个招呼，丽娟就交给你啦，市政府里的事情太多，我得马上回去，等过几天我抽空再来看你。”说罢执意要走。康连德也随着刘市长回去了。

柳丽娟端起茶杯喝口水说：“东亚哥，你啥时从天津来到这里了，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商丘见到你！”

郑坤说：“世事难料啊！柳叔和婶子都好吗？”

柳丽娟叹口气说：“他们都被日本人暗杀了。”然后把她与吴春梅的遭遇讲了一遍。

中午，郑坤准备了一桌便宴，请来校长陈朋和文学教研组组长腾飞，算为柳丽娟接风了。

席间，柳丽娟的妊娠反应被学过医的郑坤发现了，柳丽娟对大家谎称是胃病。宴席过后，郑坤问柳丽娟是怎么回事，柳丽娟哭着说出了实话。

郑坤说：“妊娠反应在学校是瞒不过去的，别人知道了多不雅！不如趁这两个星期不上课，去医院处理掉，我会照顾你的。”

第二天，郑坤陪同柳丽娟来到西关医院。吴春梅从护士屋出来，一眼瞧见柳丽娟姑姑，赶忙迎了过去，把柳丽娟、郑坤领到自己屋里让座倒茶。

吴春梅看了看陪同柳丽娟来的郑坤，一米七八的个头，二十四五岁年龄，卧蚕眉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西装革履，风度翩翩，文气中藏着英武。不用猜这就是康连德常说的郑坤老师。心想：丽娟姑真有魅力！

吴春梅领着柳丽娟找到了医院的老中医，经诊断，肚里孩子已经四个多月了，用药物打胎是不可能的，况且柳丽娟身体素质较差，一旦出了问题，麻烦就大了。

吴春梅领着柳丽娟又找了个西医，医生诊断后说：“要想打掉肚里的孩子，唯一的方案就是剖宫产，但那样会对身体造成极大摧残，虽无生命之忧，但终身隐患是不可避免的。再有四个月婴儿就能顺利生产，何必冒那么大的风险！孩子若不想要就送给别人，起码保留自己一个好身体。”

两个人回到屋里见到郑坤。吴春梅把中西医诊断的结果和建议向郑坤说了一遍。郑坤看柳丽娟愁眉不展，两眼噙着泪不说话，安慰她说：“柳梅妹，常言说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身体是最重要的，顺其自然吧！”

柳丽娟说：“我这个样子，有何颜面面对全校师生啊！”

郑坤说：“我会和同事们说你已结婚，丈夫去了前线。”

柳丽娟说：“到时候孩子生下来怎么办？”

郑坤说：“以后更好说了。就说孩子他爹在抗日前线为国捐躯了，谁去调查呀！”

柳丽娟低头不语，只有默认了。

张大年被国民政府县长胡相海聘到身边，住进了柘城县政府大院。为了开展工作，把妻子朱玉莲也叫了过来。

开饭了，勤务员端来四个菜、一碗汤、一盘馒头。朱玉莲拿个馒头递给张大年，张大年一看馒头下面粘了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“抽空回市”四个字，下边落款是小才。朱玉莲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张大年说：“柳会农的儿子让我回商丘一趟，没说有啥事。”

朱玉莲说：“这回你带上我，我想去见见柳会农。”

张大年以给朱玉莲看病为由，向胡县长请了假。

张大年骑着自行车，后座上带着朱玉莲。他一边与朱玉莲聊天，一边注视着两旁的动静。突然，天上落下一根绳索套上了张大年的脖子，张大年两手脱把，身子被吊了起来。朱玉莲连同自行车摔倒在地，随即来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，只见树上站着两个人，正用力抓着绳子往上拉。朱玉莲伸手从腰间拔出两支飞镖同时甩了上去。只听“扑通、扑通”两声响，张大年同树上两个贼人相继摔了下来。朱玉莲慌忙给张大年解开绳索。张大年缓过气来说：“今天若不是你跟着我，就麻烦了。”

这是张大年自出道以来第一次栽跟头。张大年平常是非常谨慎的，今天他只顾注意路两旁的威胁，没防备空中设的陷阱。

活着的贼人脖子上扎进了一支飞镖，又从树上摔下来，疼痛难忍，身子不停地扭动。走近了，张大年发现这个人少了只耳朵，突然想起来了，这个人叫胡连，死去那个叫任乎，这两个人是第三次撞上他，胡连的耳朵就丢在张大年手里。

原来肖枫、刘洪、张大年走后，胡连、任乎被一个猎人救了，几经周折到了住在那附近的胡连的表哥毛金明家。后天就是表哥毛金明的五十大寿，为感谢表哥的收留，胡连叫上任乎想在这里抢点钱买贺礼送给表哥，没想到真是冤家路窄，两个人真该死，又撞上了张大年！

张大年走上前，拔下胡连脖子上的飞镖，一股鲜血如同喷泉喷涌而出。这支镖没扎着咽喉器官，却扎断了大动脉血管。又拔下任乎咽喉上的飞镖，在尸体上擦干了血迹递给朱玉莲。骑上自行车，带着朱玉莲直奔商丘去了。

朱玉莲忽然想到：“那两个人的尸体没处理，躺在大路旁，会吓着过路人，应该挪到隐蔽处。”

张大年一看快到商丘了，不能再返回去，安慰朱玉莲说：“这个事都怪我，平常与敌人格斗，没有处理尸体的习惯，应该把胡连、任乎的尸体挪到不显眼的地方去。”

朱玉莲问：“这两个人你认识？”

张大年说：“他们是第三次见到我。那个少耳朵的叫胡连，是我在去鹿邑送信的路上借了他们的自行车，为了警告他，才把他的耳朵割掉了一只。另外那个人叫任乎，他们在商丘警察局当差。上次在古黄河道跟踪我，被鹿邑县的刘洪发现抓住了。因为我们有紧急任务，肖枫暂时把他们俩捆在了黄河古道浦苇丛中，可为何没把他俩处理掉呢？”

说话间到了商丘西门。张大年一看有日军把守，检查十分严谨，转身对朱玉莲说：“玉莲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骑自行车先过去，二十分钟后再来接你。”

张大年见到刘文才、康连德后，康连德说：“师父，我的老师郑坤急于见你，具体什么事没跟我说。”

张大年说：“你师母被我带来了，没来过商丘，想到这里看看。”

两个孩子一听师母来了，很高兴，同时问：“师母在哪里？快让我们见见！”

张大年说：“在西门外古树林，日军把守太严，无法进来。”

刘文才说：“师父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们开车把师母接回来。”

张大年说：“我也去吧，你们不认识她。告诉你爸，不要让他离开，我有事找他。”

三个人来到古树林，发现朱玉莲不见了。张大年一阵惊慌，心想，难道有人暗算她？

张大年看到朱玉莲立身之处有往古树林里拖拉的痕迹，心里一惊，知道朱玉莲被挟持了，急忙问：“你们带家伙了吗？”刘文才拔出手枪递给了张大年。

张大年说：“我不用。”康连德也拔出手枪，张大年一看两个人带的都有枪。张大年说：“你两个从左右分别包抄到后边去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随便开枪。”

张大年顺着痕迹向古树林深处搜索，走进古树林二十多米，看到了朱玉莲。

朱玉莲已失去了反抗能力，瘫倒在地，两眼紧闭，好像是睡着了。

张大年知道朱玉莲中了暗算，旁边那两个男人必定是高手。只见一个男人站在一旁警戒，另一个男人脱去中衣，准备扒掉朱玉莲的裤子欲行强奸。

这时，朱玉莲醒了，睁眼一看面前的情境一切都明白了，假装昏迷又闭上了眼睛。待这个男人跨步弯腰解朱玉莲的腰带时，朱玉莲飞起一脚正踢在这个男人的致命处。这个男人随着一声惨叫从朱玉莲身上飞了出去。朱玉莲来个鲤鱼打挺，拔出两支飞镖向站着的男人掷去。站着的男人向下一蹲，两只飞镖从头上飞过去，扎在了后边的树上。朱玉莲一惊，知道对方不是平凡之辈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又突发了两支飞镖。这个男人腾空而跃，两支飞镖从脚下飞过去。这个男人见对方连发四镖不中，一个跨步冲向朱玉莲。张大年恐朱玉莲不是对方对手，从树上拔下飞镖向这个男人背后掷了过去。这个男人没防备后边，连哼一下都没有来得及，仰面倒地。

被朱玉莲踢飞的那个男人躺在地上脸色苍白、浑身抽搐，两手不由自主地捂着下身，发出了悲痛的呻吟声，还夹杂着日语。

刘文才用日语问过他后才知道这两个是日本特务连的人，怪不得武功高强。

张大年对康连德说：“把飞镖取走，包括打在树上的。”并安排刘文才灭口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(节选自《豫东抗战风云》，未完待续)